皇清奏議

請禁保留之弊疏 康熙三十五年

龔鼎孳

工科給事中臣龔鼎孳謹奏為請禁保留之弊以杜奔競以正官方事竊惟從古用人之權主之朝廷司之銓部秉大公而行至正非臣下所得參也我皇上勵精圖治超越千古過治行卓異羣情愛戴之員有擢員而不次超擢者有既遷而留居舊任者用不測之恩賞激勸獎勵以收人材之用良法美意間行一時其權不容旁貸者也乃人心思倖轉相視效或為規避新職或因貪戀舊位曲為圖謀之法巧施欺人之術假士民公狀請托督撫為之轉題臣思天下有事同一體真假頓殊相去遠甚者不可不察也夫實心愛民之員德澤入人賢愚老幼攀轅卧轍不忍使去傳之史册千不得一外此則有不能無議

馬者蓋安分紳衿善良百姓從不與聞官長之事惟嗜利無恥之人招搖多事圖寵希榮誘以甘言動以小利一人招十十人招百傾刻成羣挾其名則曰輿論核其實則屬徇私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明國人之易欺也況此等士民又非國人之比乎督撫受人請托而不敢直任其事假此為由以公濟私鑽營奔競漸次成風前保定府知府武國楹陞河南管河道直撫沈朝聘以民情愛戴題留查國楹親父武弘祖現任河南歸德府知府國楹既陞河道伊父係其屬員例應迴避山東臨清州知州田毓秀陞旗缺員外朿撫楊廷耀以民情愛戴題留查旗缺員外難以陞轉凡遇陞者多不願就近直撫沈朝聘以開州等州縣官胥國樞等遲延軍務馬匹題參奉　旨革職在案復以民情愛戴請留原任此尤自相矛盾者也由此推

之則士民之公狀必非無因而至撫臣之題留斷非無為而然也彰彰明矣設使此數十人者於去任之時能使人愛戴如此則平日之德政將駕龔黃追超李杜矣何於保送
陛見之時大計卓異之薦寂然無聞而忽於陛任罷官之日始稱民情愛戴為之題留也此非惟臣不能解即閣之撫臣亦將不能自解矣雖已奉
俞音概不准行臣思數年相沿已成故套儻行之例一開覬覦之圖漸起貴州黔西州知州閻宗瑛陞任員外貴撫閻興邦又以苗民愛戴題留原任甚至隔省題官破壞成例武弁代請越職言事非
敕下該部嚴行禁止恐相效而至援例而來無以息奔競而正官方也

請嚴利債之禁疏康熙三十五年　劉蔭樞

稽察錢局刑科給事中臣劉蔭樞謹奏為請嚴利債之

禁以勵官箴以尊　國體事竊見我　皇上勸課臣工必以清廉愛民為第一事臣思書傳所載自古廉潔之吏未有不從節儉中來者也凡人之情多欲必致多費多費必致多取斷未有豪奢濫用之人而能見得思義守己愛民者也邇來天下太平百度維貞居官者宜敦素絲之風仰佐昇平之運而顧爭靡鬬麗競為奢侈不特車馬衣服器用僭制踰等抑且交結奔走餽送夤緣棄金帛如泥沙者比比然也非世祿素封之家常俸不足供其用則取債於人六七當十六月轉票遲至三四年閒千金之本算至二三十倍既乏神輸鬼運之能又無點石為金之術何從而清償哉以致債主招納亡命十百為羣環繞門庭淩轢辱詈無所不至從而跨屋踰垣潛踪亂竄者有之以朝廷之職官竟為債主之廝養不惟貽玷於官箴更且有

捐手 悃惶伏祈 特降諭旨嚴加申飭務使崇儉黜奢勵廉恥而正風俗亦整飭官方之一道也再查借取私債與違禁取利載在條例俱有處分但取債者畏罪而不敢發放債者干利而無所忌如水就下不有以隄防之勢將何所底止伏祈 敕下該部酌議嚴立科條一切負債俱照實在銀數三分計息敢有折數轉累横肆勒索者作何懲治法在必行則索者知所止而負者易為力潛移而默轉之庶從前積弊可以漸杜矣

請告捷學宮疏 康熙三十五年 孫岳頒

國子監祭酒臣孫岳頒謹 奏為 聖算無遺 天威遠震凱旋振旅邊徼永清請酌古制告捷學宮事竊惟自古帝王為國計民生恭行天討殷宗克鬼方以三年周宣興師伐玁狁未有親統大軍出險涉遠不數十日而大

功告成廓清沙漠又安邊境如我　皇上之神武首出
貫達百王者也　皇上自御極以來削平三逆掃蕩臺
灣南朔東西並奉正朔乃有厄魯特噶爾丹者狡謀出沒
擾亂邊陲逆天虐民罪在不赦　皇上念逆寇一日不
靖邊氓一日不安雖大臣請緩　親征而　睿謀獨
斷眾論不撓且軍儲皆出　天庾轉餉數十萬石總以
安四海生靈之命綿　國家無疆之庥而天人叶應自誓
師以迄大捷僅七日從此永無烽火之警是從來未有之
大仁也師出之日水凍草枯及　御蹕經臨撫地則泉
湧牧馬則草肥蓋天時地脈已早決於　宸算之中且
分布諸軍調度規畫並出　皇上之指授噶爾丹棄而
宵遁自謂可以免脫不知　神策預定於前諸軍會合
環擊擒斬殆盡餘黨就降俘獲無算是從來未有之大智

也地最險遠　皇上親舉玉趾日進一餐率數十萬衆踰天山渡瀚海如履平地而走康莊莫不忠義激發驍騰百倍是從來未有之大勇也凡屬臣民舉翹首　皇上迴鑾告成功以彰顯烈臣一介腐儒荷蒙　聖恩簡擢不復効力塞外伏查禮記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即魯頌泮水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是三代時皆告捷於學也

皇上建千古未有之功則漢唐未舉行之盛事請自

皇上始之即不必有事於訊馘而專行釋奠昭告　文廟勒石太學原本六經非由臆說不妨與祭告闕里並行則文治與武功永昭垂於千秋矣

請除六虛除二弊疏康熙三十六年　荆元實

掌山西道事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荆元實謹　奏為請除

六虛以責實除二弊以止奸共冀化理仰副　睿懷事
欽惟我　皇上宵旰敬勤掃平絕域固已法制咸宜應
天順人矣乃吏治民生備煩　咨儆頻煩　詔諭臣
跪讀之下悚不自安竊以立法者君也奉法者臣也法立
而奉以無私則百度維貞法在而視為具文則庶事咸偽
令見我　皇上事事求之以實而臣下節節應之以虛
臣請約略臚陳以期精白盡職隨事核實焉一曰盤查之
虛也年終清盤所屬庫帑杜侵欺也何以每歲盤報並未
揭有虧空及至交代而虧缺累累多者數萬少者盈千歲
計各省不下六七十萬豈隔歲果盡充盈不數月而侵蝕
若此之多乎其為徇私虛結可知二曰欽恤之虛也人命
至重矜疑減宥防失入也乃或誣良鍛煉深文緣飾連結
免參者屢經題奏甚有供招鑿確無隙可詰致煩差審者

聖明天縱固能燭照於無形豈臣下昏愚乃果聾瞽
於推問乎其為虛揑可知三曰薦剡之虛也循卓保舉必
經府道司撫公訪又必歷俸三年蓋以年久則賢能茂著
公薦則鬼蜮自真期實效也何以奏請之時必曰清廉愛
民催科有法及將離任而或勒民樂輸或硬派盤費甚至
生事激變從公帑婪私贓如謝廷機李雲殷廷弼者非其
平日吸民膏以獻媚則其臨時搊庫藏為營求其為薦賢
不實可知四曰題留之虛也深仁異政士民誠悅攀轅者
百不得一我
皇上惟恐以詿誤失賢良准與題請惜
真才也乃貪位戀缺者因而請托上司賄買衿棍僱募城
市多人揑詞保留大吏不察誠偽不問職掌而并不遵
嚴旨有關差絕無與於士民而亦以受裁請留陳秉衡
既嚴飭於前薩哈齊復混請於後比可謂實心憐才者乎

五曰糾劾之虛也貪酷不謹罷軟老疾殃民不同處分各異必須鑒別不爽庶足懲貪儆奸近見奇奸極酷之員自知民怨沸騰計與不免預行賄賂營謀卓薦大吏之稍持公者猶或置之罷軟不及若其徇庇竟以卓異優陞移殃他地而以平常不職者指稱加派枉法列之貪酷及經發審動稱因公科斂挪移公用或言失察衙役並無入己甚有審屬無憑見請開復如垣曲縣知縣杜亮采者明係始巧脫卸而結案件此可謂實心懲貪者乎六曰掌職之虛也惡其不善逢迎舍不貪而苛小眚繼也利其因參行賄也官守言責各有專司使果真實奉公何難事事得當乃或以迎合長官為才能或以畏避忌嫌為稱職或以因循塞責為守分同一事也忽援此例又忽援彼例惟求便私而已議一政也不曰定例相沿則曰遵行年久不必問當

否也是非利弊時經 睿照駁改此可謂實心辦事者
乎臣請庫帑虧空應責令本年盤查出結之上司均賠則
不敢扶捏而錢穀得其實矣至於失入也曠官也薦劾題
留也定例森嚴惟我 皇上至公至明常以惻怛寬仁
開臣工以自新之路而臣下每多詐偽巧飾恃寬大而倖
免臣請嚴加 敕諭凡有發覺追究根株立賜 乾
斷庶不敢行險僥倖而無事不實矣抑臣更有請者六部
吏胥之弊宜除也查外官犯罪吏有不衆阻之處分令部
院書吏一切卷案皆被藏匿新遷之官非聽其指撥則茫
無稽考故詰此則飾彼一任上下作奸莫能窮詰及至事
發官有參罰吏無處分此其所以牢不可破也臣請官交
議處吏交刑部比照容留濫設承差等項一人者官笞三
十加一等律官罰俸者吏枷革官降留者吏杖徒以次加

等有脫逃者嚴行原籍查解則吏知犯法之不可倖五年無過皆得考職榮身而作奸者鮮矣又上司抑勒之弊宜除也親民之官莫如州縣官廉則民安官貪則民困顧州縣一官通判以上皆其上司也近聞各處多借訪事為名家人衙役更番疊出陽稱路過陰言採訪不肖州縣饋遺進奉殆無虛月故有債官之說蓋言州縣居官一月不派費則不能安其位猶之京官債房一月不出租則不能安其居也如涇縣知縣傅九鼎莅任未及數月而即為知府張綏遠家人逼縊此非其明驗歟臣查職官有犯律若所屬官被本堂上司非理凌虐亦聽開具實跡實封敬直奏陳等語臣請嗣後如有此等抑勒許其開具實跡實封逕達通政司部院衙門奏 聞庶廉吏得生民命復甦矣

請寬言官風聞之禁疏 康熙三十六年 胡德邁

掌山東道事江南道監察御史臣胡德邁謹　奏為
聖主求言若渴風聞禁例宜寬以作敢言之氣以彰納諫
之誠事欽惟我　皇上神功聖德久致隆平而圖治孜
孜時厪宵旰茲特頒　上諭令臣等直言無隱復寬其
所言不當之罪　煌煌天語雖堯咨舜儆何以過此聞
命之下一時言路諸臣莫不感激思奮　皇上望
臣等者如此其殷責臣等者如此其至而猶聽徇容隱緘
默成風是負職掌以負我　皇上也臣竊以為欲彰納
諫之誠必先作敢言之氣是處分言官之例不可不亟為
變通矣夫言官之責欲其矢忠讜摘奸私有聞必告也顧
處分之例過嚴則畏縮顧忌之心勝欲繩人過而先自陷
於過因有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者矣臣思天下
之大庶務之繁其間民生之休戚吏治之清濁一人之見

聞有限勢不得不兼聽博採以為入告之資況言路諸臣
為　朝廷耳目之司乃至動輙避嫌豈所以仰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乎伏查定例言官凡事不據實陳奏者
降一級調用有挾私誣陷者從重治罪法可謂嚴矣獨是
風聞具奏者亦在降調之例夫閭閻疾苦官吏貪邪茍非
身履其地安能一一周知乃稍涉風聞而處分即隨其後
此所以囁嚅而不敢出也甚至棍蠹豪猾作奸犯科踪跡
詭私無從發覺而地方大利大弊之所在縱有真知灼見
倘纖毫未悉不敢即為上陳他如不肖官員劣跡彰著已
見糾彈及行察之時上官受其彌縫且恐蹈徇庇之咎必
多方為之曲護彼明知言官不敢風聞言事以是全無忌
憚上下營私釀成壅蔽之形而不覺耳臣愚以為諸臣之
言惟問其當與不當不必詰其所從來況既有陳奏不實

及挾私誣陷之處分何必更以風聞阻其言事之氣乎查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內科臣劉蔭樞有藩臬之所任綦重一疏部覆以疏內有風聞字樣即議將劉蔭樞照例降調奉有言官奏事若稍有舛錯即行議處恐致言路阻塞劉蔭樞著從寬免之旨仰見聖度淵涵優容言路諸臣靡所不至若拘泥成例則科臣以字句之間而獲罪矣我皇上至聖至神無微不燭諸臣所言公私誠偽何一不在睿照中黜陟進退悉由宸斷又豈在風聞處分一例為之懲戒言官耶伏乞敕下部議將風聞言事之禁停止使諸臣得極言無隱行見無不盡之忠讜即無不達之民情無不發之奸私即無不清之吏治於以廣見聞而襄化理洵非淺鮮也

請嚴互訐貿官之例疏 康熙三十八年 江球

掌陝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降一級留任臣江球謹
奏為請嚴禁互訐之風定解任質審之例以飭官常以肅
法紀事我
皇上量同天地明並日月凡薄海内外大
小臣工無不因材器使訓誡丁寧務期上下和協化民成
俗躋斯世於蕩平雍睦之盛為臣子者能仰遵
德意
共勵和衷上與下不相猜文與武不相忌同心辦事公爾
忘私斯無負
皇上委任之至意也乃近如山西巡撫
布政互相訐參已蒙
聖明洞鑒處分在案至四川撫
臣提臣復以互訐致煩
差審尚未審結而湖北守道
知府又以互訐上
聞夫告訐之風漸不可長若不嚴
切禁之大吏倡之小吏必甚矣官長為之庶民效尤矣小
可加大卑可抗尊長囂凌之習開刁訟之門所關良非細
也竊思藩臬以下官員一經互訐督撫之摘參即隨之解

任質審不難得其實情委員署理未致荒乃公事獨是巡
撫提鎮雖經互訐尚屬見任推勢可以制人章奏不難自
達竊恐察審大臣即能大破情面秉公質審而巡撫提鎮
其勢相敵其力相等其口供未必盡實是非曲直難以悉
得其平且遷延時日不能刻期結案屬員受其拖累政事
因之廢弛其滋弊正無窮也臣請嗣後各省文武大吏或
有挾讐互訐者立即解任或遣大臣察審或令赴部質審
務須早成信案其先發制人者審屬虛誣必加等嚴懲如
此則人知法紀之不可干私怨之不可尋相勉於公忠為
國而率民以息訟無爭之風其於風俗人心不無小補也

請改折兵糧疏康熙三十八年　郭琇

總督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郭琇謹奏為特請皇仁飭行改折以便兵

民事仰惟我　皇上軫念元元常慮一夫不得其所深仁厚澤霑被無遺邁前者　巡視河工　恩膏頻頒猶復惓惓以吏治民生為念伏讀　上諭凡可以為民興利除害者作速勘實陳奏臣膺　寵命總理全楚灼見地方事宜歷來不便於民者敢不為我　皇上陳之臣查湖北南糧一項所以協濟全省駐防官兵其他府州縣每年徵收本色支放兵糧殊為甚便獨有黃州府屬之黃梅麻城黃安三縣與夫武昌府屬之通山大冶二縣共米二萬七千二百二十二石零例應解至荆鄖等汛以支兵糧原無額設解費而各屬僻處萬山之中相去荆鄖地方有千餘里者有至一千六七百里者道路崎嶇舟楫不通肩挑背負勢必不能將以騾馱運交則必需二萬七千餘頭口其雇覓之價及百姓往返食用等費約計值米六萬

石有餘是運一萬石之正數而需二萬石之糜費其費何自而來上官必責之有司捐解而有司果有如許之捐賠乎彼不得不責之百姓回爾等未石爾等應解而百姓力有何能其欲釋一時之苦累勢必哀懇縣官折價差往彼地購買支放殊不知一折價間而百弊叢生矣其中胥役之科勒者有之包辦之侵漁者有之或不肖官吏因而浮取肥槖者亦有之是折價較之未值猶然二三倍不止民力幾何豈堪如此之剝索如此之重困乎前康熙三十七年臺臣李先復曾以楚省五縣南糧等事題請　敕議改折部覆行該督撫確查具題而地方各官慮以折銀給兵自購恐致米價騰貴各兵或至貼補每歲須隨時估價責成糧道等語以致部駁不允謂每歲以時價具報恐不肖官員具報浮多亦未可定駁之誠是也竊計荆鄖正當

水米聚會之鄉五縣之米不過二萬七千零其價何至騰貴且查荆鄖歷年米價豐年值銀六七錢不等即遇歉收至八錢之外足矣酌豐歉之中每石折銀七錢不為不均且豐年多而歉歲少以有餘補不足酌定價值既使於民亦何嘗有累於兵是當仍照臺臣條奏每石折銀七錢改入地丁册内彙徵若恐南糧數目久或無稽仍於全書南糧項下註明某年改折兵糧若干奏銷查對亦甚易也即有不肖官吏亦不得於中滋行弊竇矣是一轉移間而小民省輓輸之勞免解運之費杜侵漁之累其感沐　皇
恩非淺鮮也

請別州縣繁簡疏康熙三十九年　劉珩

掌山東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劉珩謹　奏為請別州縣繁簡以勵吏治以遂民生事竊惟親民之官州縣最重

我
皇上念切民生勤求治理銓補州縣亦皆面聆
聖訓誡以民社重寄務得良吏吏以愛養斯民使窮鄉部屋皆得被堯舜之澤也然人才之長短不齊地方之繁簡迥異等一州縣也如江南所屬錢糧重大者至四五十萬不等而僻遠省分有每州縣不過數百者糧多者事亦繁糧少者事亦簡其難易瞭然也僻小之地無論有才無才之人皆可安坐以待行取陞遷而繁劇大地不特無才不能奏績即有才竭蹶供職亦不免降罰處分甚則罷斥矣夫經徵數十萬糧者勢不能歲內全完不若經徵數百者可以歲歲邀敘也其或徵收有法幸而全完亦不過與數百者一例議敘而已是任繁劇之地者罰則重而賞則輕何以恤能吏之勞而鼓其任事之氣乎是以其人之賢者甘棄功名以為地方不肖者自知陞遷絕望則將營私

自利無所不至矣吏治之不清民生之未盡遂未必不由乎此也臣按漢制凡縣萬户以上為令減萬户為長唐制縣有赤望緊上中下之六等宋制諸縣除赤畿外亦有望緊上中下之分蓋皆以户口多寡為差但分為六等頭緒繁多恐於銓法不便臣請以糧之最多地之最衝者立為上縣遇有員缺照秦晉二省之例及近日補授江南興化縣之例恭請皇上簡用或照通州涿州清苑三河等州縣之例令督撫揀選保題優其陞遷寛其處分有政績尤異者則不次擢用之其餘州縣之陞遷處分仍照舊例而行庶材能者感而益奮而不及者亦思勉企及爭相鼓舞以仰副我皇上愛養元元之德意矣

敬陳地方三事康熙三十九年　郭琇

總督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illegible]謹奏為謹陳地方事宜事恭惟我 皇
上宵旰不遑軫念民瘼殷殷剴勸臣湖廣總督凡地方
事務有係民生者敢不一一為我 皇上陳之
一堤地素稱澤國則百姓以堤為命每於年終水患歲修
等事案內將有無沖潰修築穩固字樣造冊達部又奉有
堤塍沖決印河各官俱照黃河之例處分全賴該管各官
實力修築高厚以資捍禦如本年沔陽州之被水淹浸及
黃梅廣濟二縣之受鄰省湖水淹浸雖屬水勢泛濫所致
然亦地方各官修築不堅厚之故也若不嚴定處分之例
無以警惕應於每年秋成九月興修次年二月告竣如有
沖潰被水浸溢者即將經修縣丞州同以及印官並原有
考成督催之同知知府分別降罰留任修好開復仍令該
管道員不時查察至於修堤原係照糧役夫拴監俱應一

體出夫不得濫行役免應糧少之小民按免獨受其勞而
糧多之衿抵土豪不得坐享其福如有抗違包折等弊或
查訪確實或被人首告按照光棍例治罪應營提合官知
新例可畏衿抵土豪知法紀難犯而國賦民生兩有攸賴
矣
一查湖北預備漕船一百隻先因吳逆變亂之後軍旗額
船未足且又歲歲回遲歷年動支輕賫銀三分令各旗丁
扣帶七分僱覓民船應用至康熙二十一年前參議道章
欽文議照僱覓例於各旗丁行月耗米內每石扣銀一錢
併於州縣應徵漕米內每石派銀一錢二分合共打造預
備漕船一百隻前撫臣題准成造及此船造完而額船之
數旗丁亦已造足每歲又依限回空受兌無誤歷今一十
八載此船竟置勿用停泊河干皆致朽爛無存前糧儲道

董紹孔詳請咨部銷案部駁不允責令修造但查出運額船原有三修銀兩給軍修理十年復動項大造今此船隻本非動支正項係屬派捐成造者既不出運又無三修大修之項已經一十八年之久雨淋水浸日日停泊江干以致朽爛無存今輓運船隻年年依限到次並無愆期即使此船尚存原屬無用倘若以無用之船重責修理則此船原公派四萬餘金斷非一二該管官弁可以措辦勢必仍照前議扣費派捐而軍民何堪此累況船毀板爛實屬無船可修無法可設即使再行派造亦無需用之處不過仍前停泊終歸朽爛而已仰請

皇上睿鑒勅部銷案則軍民御結無既矣如或額船回次偶遲責令軍丁僱覓民船北運或亦不致有誤也

一苗民雜處之區如茶陵州等處調補熟識苗情官員查

內有難治易治之分亦有才大才小之別未必盡能人地相宜且湖南州縣通計止六十餘缺而苗民雜處者已及其半似此苗缺甚多未必有如許可調之人倘此後選擇無勝任之員或雖能勝任而品級未當似應不拘資格借品調補仍照原銜陞轉是一通融調補庶乎地方得人至官員調補苗地其撫字之間自必倍費心力冀望奬勵伏懇

皇上勅部議覆倘照邊俸陞遷卑人忘其苦累而益加奮勉亦愈可收得人之效也不則人皆甘於平常而不願為廉能矣再苗民雜處之汛防將弁有彈壓控制之責亦必得廉幹熟悉風土之員始能恩威並用安輯苗民似應照文員一例揀選調補庶文武均得其人而地方可收實效矣以上三條皆切時宜伏祈

聖明睿裁

澄清吏治疏康熙四十年　李發甲

協理陝西道事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李發甲謹　奏為
澄清吏治嚴禁科派以安民生以固邦本事欽惟我
皇上聖明御宇道接唐虞德邁商周而孜孜圖治日昃不
遑四十年來蠲租頻下賑荒屢施且不惜帑金數百萬專
責河臣修築河道凡此憂勤惕勵之衷即古帝王饑溺由
己之心不過是矣總期大小臣工精白乃心嘉惠元元共
圖乂安無負我　皇上敬天勤民之實意起瘡痍而登
衽席也臣維　國家之根本在民生民生之休戚在吏治
而外之承流宣化代我　皇上分治天下兼總吏治以
遂我民生者惟此督撫諸大吏督撫清則司道府廳州縣
莫敢不清而民生遂矣督撫貪則司道府廳州縣莫不效
尤而為貪而民生戚矣以一二省之督撫而論即關係一
二省之民命安危以十五省之督撫而論即上關我　國

家理亂治忽之原是督撫之任綦重誠宜慎擇其人以固邦本者也我　皇上闢門明達求賢若渴得一賢良方正之士將畀以不次之擢所以獎廉抑貪風示天下其礪世磨鈍之大權至深且微矣今之直省各督撫品行端方清廉素著激濁揚清釐奸剔弊實心為民者固久在

睿鑒之中而憑藉高位朘上箝下壟斷贖貨苛求屬員朘削民膏者亦難逃　睿照之內督撫以司道為外庖司道以府廳為外庖府廳以州縣為外庖而州縣等官又總為督撫司道府廳之外庖及語其究竟總百姓受之而害及於民而後止臣請備言之百爾郡縣各有境土各有攸司皆　朝廷所設之員非上司樹立之人也明矣履任之後不過初次謁見以盡屬吏之分未聞絡繹省會曠職失業者至於刑名錢穀則有簿書期會以為程限嚴催完

結鮮有不辨茲則府廳州縣一歲之內在省常多在署常少本地之城池倉庫命案逃人閭閻之疾苦生全以教以養皆置之高閣惟以奔走承順伺候上官意旨為第一著蓋由上官視屬員為手掌之內可以榮辱予奪而惟其勢之所欲為屬員亦懼上官之真能榮辱予奪而不敢不聽其命之所自至今日調某府州縣入省議話明日調某府州縣入省議話臣思辨國家之公事何妨大書於牌票批示中而必親身調入乃假公以濟其私者也殊不知一官入省省費有派夫馬有派贄見有派中伙長隨跟役有派二十四兩不等而又捏為公務押令某府州縣捐銀若干上官一飯封賞四兩六兩不等上官一席封賞十二兩至或百金或三四百金或一二千金又且上官之父母生辰有公祝之禮生子生孫有三朝滿月之禮至於平日之生

辰節禮定為常規無足論矣而於常規之外種種取足於
有司嗟此一官上司之誅求者衆如之何民力有不竭庫
項有不虧也在循良之州縣出於無奈勢不能不派慮其
禍之已及也在不肖之州縣從中射利固樂於派以貪緣
鑽刺為才能以諂媚逢迎為循卑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廉
恥盡喪官箴掃地既不愛惜名節安知民社視百姓如同
魚肉嚼百姓不異豺狼遇清介之督撫此輩立掛彈章而
遇要錢之督撫無不適逢所好總之迎合上官者臭味相
投舉為能吏持正不阿者冰炭不入目為庸才此吏道未
盡清民生多未遂大可痛心者也所以督撫仗有司之膽
有司藉督撫之庇公然私派略無忌憚即刀鋸在前鼎鑊
在後舉相習為牢不可破之虐政肆意饕食而無所惻怛
每歲民間正項錢糧一兩有派至三兩四兩五六兩以至

十兩是何名也以我 皇上愛養之赤子竭終歲胼胝

俯仰俱不暇顧而於 朝廷正供之外輒加至三倍四

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夫以國家之大取民尚且有制

也而若輩乃敢取民無度如此國家亦安用此剝民之臣

為哉臣思此等貪鄙之吏念念只營功名時時只顧身家

刻刻只慮子孫而國家之安危民生之休戚毫不相關即

此營私虐民之一念縱逃憲典必伏冥誅殃及祖考害及

兒孫無一而可然到底身名俱敗玷辱父母為鄉黨僚友

所不齒何不清夜自思洗滌肺腸上報 國恩下撫窮黎

不致作名教罪人之為愈也哉嘗見督撫 陛見時親

聆 天語誥誡諄切何面從 聖訓而背多違悖殊

有負封疆之重寄矣臣請 敕下該部嚴行各督撫痛

革一應私派使窮黎荒陬僻壤深山窮谷之中莫不優游

耕鑿共享昇平以含哺鼓腹於堯天舜日之內豈不休哉並不許私調府州縣入省如有司不能依限完結大則糾參小則記過而有司擅離境土私自干謁該督撫究治倘督撫仍藉公務為名調省勒捐許言官風聞參究至於私派私斂令督撫加意密查務期盡淨倘督撫徇庇一經發覺照例治罪若一省之內官不擾民私派絕跡即以徵督撫之賢能設一省之內民不安生仍行私派即以定督撫之貪縱每於冬季令各府州縣出具並無私派印結由該管司道督撫加具印結粘連報部查核如是則百官正而四海清謐萬邦咸若太和元氣在宇宙間而邦本永固矣

慎重薦舉疏康熙四十年　慕琛

工科給事中臣慕琛謹奏為薦舉雖屬盛典流弊宜先絕源請嚴抑倖進以收用人之實效事竊惟安民必先察

吏而吏治首重清廉定例內官員保舉卓異行取等項非
清廉素著者不得與其選所以砥礪官方立法甚善我
皇上加意循良不次簡用雖古帝王闢門籲俊之善與
不是過也近見各省督撫其所薦舉之人或因地方題請
奏 旨特用或列名奏薦引 見推用者指不勝屈
如趙申喬以員外而優陞藩司高熊徵以知縣而超擢運
使此二人向有清名在諸臣素勵名節其所薦奏必深知
其人而舉之原非有私意於其間也 皇上軫念吏治
民生籌慮周詳洞然無遺確見其人之可用而始為
簡畀非為諸臣之薦舉而用之也然而功名之途人所爭
趨清廉之行亦多假托或有性本褊刻迹類清廉或有飭
行修言盜名欺世初能矯激於一時不無敗檢於末路者
非循名以責實鮮不為巧宦之捷徑恐此後狡猾之徒不

恩　聖主之隆恩而反歸功於薦舉將來奔競之弊由
茲而起亦未可定且人不易知或寄耳目於屬員或托諮
訪於親友或因同年同鄉而略悉其大概所謂真知確見
者曾有幾人況從來奔競之人心計最巧必窺正人之所
好而即以其所好投之彼若知其為偽豈肯輕為薦揚無
如一人之智識有限而奸惡之巧中多端一有不慎貽害
不淺查原任總河于成龍歷任巡撫都御史以至總督受
知最深蒙　恩最渥所知所舉莫不以清廉才能
相推許　皇上用為巡撫藩臬者不可勝數其稱職者
固有而隕越者亦復不少此可以見廉吏之名可居而有
始克終其實難副矣倘諸臣稍一不慎有關於名節不小
臣以為防微杜漸之計宜即始而要終莫若　敕下諸
臣嗣後凡經保舉務須用心定品勿徇名失實如舉後

或有改操即行指名糾參不可因其已薦而曲為迴護更祈
敕下直省督撫凡舉薦之員果有名不副實者毋得瞻徇情面立即指實題參既絕僥倖之途復杜徇情之弊庶受舉者益加勉勵未舉者亦爭自濯磨將見吏盡循良民多熙皥一道同風誠遠邁唐虞之世矣

皇清奏議卷二十三

皇清奏議卷二十四

請裁節外官家口疏康熙四十一年　劉子章

巡視南城山西道試監察御史臣劉子章謹　奏為請裁節外官家口以免擾累以飭廉隅事仰惟我　皇上恭儉立德視民如傷内外之冗缺盡裁侍衛之近臣有數即有事　巡幸必省騎減從自裹行糧傳諭官員免其迎送　聖慮周詳誠恐扈從煩則供億多供億多則地方擾驛遞煩苦官民受累故躬自省約力為澄汰如此也在下諸臣乃不仰體　聖心每多帶家口漫無節限累及地方喪厥操守謹為我　皇上縷陳之臣見外任官員除攜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數百人甚且至千餘人者其赴任離任則有車馬盤纏之費在任則有衣食奉養之費而本官已不勝其苦當其入境出境驛遞則有人

夫迎送之苦州縣則有中伙供億之苦在任則行戶有官價市買之苦小民有柴炭力役之苦而地方更不勝其累即本官莅任之初亦常思清廉自矢仰報　國恩而居之數月千百名口嗷嗷待哺不得已取之所屬以供之一次猾手漸至再三久之則率以為常而不顧而素無操守者又不知巧取狥如於是地方之官民大困矣故督撫藩臬之家口多則屬員必不能廉而通省受其累府州縣之家口多則本官必不能廉而闔屬受其累彼贓私之狼籍倉庫之虧空大都由此也　臣讀漢史見永始四年詔云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蓄奴婢被服綺縠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又詔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三十人而貢禹言官奴婢遊嬉無事徒稅良民以養之宜免為庶人由此觀之則奴婢之限自古已然臣愚不識大體伏

祈
皇上敕部嚴加裁節制爲定數凡言官家口除妻子兄弟外其奴婢則督撫止帶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縣十五人其餘無論多寡盡留在籍有多攜帶者一經指參以違制論其過額之奴婢或發入官賣或免爲庶人如此則地方迎送供億之費少而官民蘇矣本官盤纏參養之用少而操守廉矣事有似小而實大極尋常而關係地方官民者此也

請撫綏災黎疏康熙四十二年　李發甲

巡視東城福建道監察御史臣李發甲謹奏爲被災之黎流移可憫賑濟之術隨在可施請廣敕撫綏以全民命事竊照山東六府被災特重我
皇上宵旰焦勞勤恤民隱特諭在廷大小臣工即發帑金百餘萬兩截留漕米五十萬石復遣八旗官員親赴齊兗東青登萊等府

按名賑濟不使失所　德音一沛山左之民歡聲雷動
仰見我　皇上天地為心睿慮周詳不遺纖悉臣何敢
再瀆　天聽惟是六府之內地方千里正中原腹心襟
帶之區數百萬生靈實為我　國家之元氣臣聞自入夏
以來陰沴異常麥秋無望蓋至挑頭柳茎水草榆皮無不
攫取爭啖老幼弱稚者半為阽積少壯强勇者乞食他鄉
又聞白晝通衢已有剽人而奪之金者矣彼其苟延旦夕
之命而計緩須臾無所依賴不暇顧惜耳又聞賣妻鬻子
止博百錢搗樂磨根聊充一飽甚有人相殘食之慘此情
真大可憫也凡此赤子饑餓迫之於前死亡繼之於後即
慈母不能保其子而謂此蚩蚩者能不坐以待斃乎哉臣
又聞山東之民有就食江南者矣有就食江西者矣有就
食湖廣者矣有就食河南直隸者矣一離井里皆成餓夫

目無故舊身鮮分文日則行乞街市夜則投宿寺宇甚至地方不能容留有驅之曠野有驅之境外者矣當顛沛流離啼饑號寒之際若不預為補救則轉瞬隆冬凍餒來歲青黃不接不塡於溝壑即聚於萑苻此一定之理必然之勢也我 皇上至德涵濡聲靈赫濯萬無狂逞橫為之事然從古致治保邦在於幾先毋待事後未雨綢繆之計不得不緦緦過慮也伏祈 皇上敕下該部遍諭各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凡遇災民入境着各該地方官加意查明着緊存恤勻給粥饘并令安置得所再有養至來年秋成送回復業凡若干名者從優分別獎勵則已逃者可望還鄉待斃者得甦殘息庶幾上慰我 皇上己饑己溺之懷再如河南湖廣浙江江西山西陝西福建直隸及江南之邳泗盱徐等州縣間有水旱災傷已經各省

督撫彙報業蒙　皇上發粟賑濟蠲免錢糧各省災民均霑　曠典猶慮其中有逃散就食者亦宜行令所在官司加意查明勉力存養俟來秋沿途各官資助路費送回復業如此則我　皇上如傷懷保之仁得以廣被無告流離困苦之衆不致相煽為非民命存亡盜賊生息舉判於此我　國家所以杜絕林萌培養元氣億萬年無疆之庥在是矣

請重處悖　旨之部員以敦國體疏康熙四十三年

俞化鵬

協理山西道事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俞化鵬謹　奏為聖主恩澤及民微員悖　旨妄瀆乞賜　乾斷從中處分以敦國體以杜包攬事竊臣一介寒儒至愚極陋荷蒙　皇上隆恩由縣令拔至臺班自問遭逢之盛

縱弱犬馬微忱猶不足仰報萬一伏覩我皇上宵旰
勤勞達聰明目數十年來國計民生之大無一非
廑照所及昨因東省荒歉時壓宸衷屢為籌畫爵祖發
帑而外復截留漕米八十三萬以濟全省饑民在光天化
日之下無不知皇上孜孜汲汲惟以愛民為念即醫
數十萬倉糧以賑災黎亦屬聖心所大快乃有刑部
廣西司郎中章紹聖河南司郎中吴應龍等具本叩
瀆請將截留一項遵照舊捐各認捐項補完等語臣聞之
不勝駭異夫捐納屢奉上諭永行停止即如四十二
年山東撫臣王國昌請開捐納奉有嚴諭豈事例禁
止於荒欠之年而反廣開於豐收之日是我皇上愛
民成心近則昭示於四海臣民遠則頌美於千秋萬世而
紹聖等數十人獨謂賑濟之恩必待輸補其罪一也定例

三品以下惟言官得以題本百姓有真正冤抑者方許叩
閽夫司官既非納言之臣有職亦非百姓可比事屬違例
語亦無根其罪二也查本內有名人員半屬攬捐積棍前
既假名器為居奇今復借倉厫為壟斷其罪三也胡宣馬
遵王惠民戴同文馬文鏞沈澄等俱係見任外吏且秦晉
滇粵散處數千里外何由知事例將開同遺親戚子弟彙
齊列名若窮盡根株必係光棍假捏五月二十日臣於
方澤齋祭知紹聖註病至今未起而本內裒然居首加
知情則為罔上不知則慫恿首章奏何事視同兒戲其罪
四也凡條陳事宜上聽
聖主睿裁下聽部臣確議而
紹聖等輒敢比照事例預定銀數並有分班銓用守様將
使銓政任其更張項款隨其輕重其罪五也本內定價雖
稱一兩四錢而伊等在外包攬照數加倍是交庫之外尚

淨銀百餘萬勢且盡飽貪壑而詭云急公其罪六也此輩借他人之物先補一己或徒手得官出外剥民或獲利千萬飄然脫卸迫餉糈計勢必踏西安之故轍而 天庾終於難補其罪七也夫我 皇上惠愛蒸黎不遺餘力固已至極無可復加為臣子者縱竭志殫能尚無寸長一得可佐 聖心所未及者而幺麼小臣忽發狂言事犯叩閽不實之例應按光棍律速從重處分者也臣身受主恩罔顧嫌怨職司言路何敢緘默取容伏祈 皇上大賜乾斷使中外臣民洞達 聖意則倉庾自可無虧官方不致有玷奸頑無恣肆之謀朝野享太平之福矣

請發糶便民疏康熙四十三年

趙中喬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趙中喬謹 奏為倉穀出借生弊請發糶便民事

竊臣看得常平倉穀原以救荒備賑又慮積貯年久或致浥爛故設有出陳易新之法每年以一半存倉備賑一半於青黃不接之時借給窮民令其秋收照數還倉造册報部茲據布政使詳稱湖南積貯倉穀各府州縣遵照春借秋還之例於每年奏銷前盤查出結後即令州縣衛遵行出借令查各州縣於秋成後有具報還倉者亦有拖欠逾年催比不完者更有屢年積欠以致官受參罰者緣法久弊滋多為棍蠹捏名冒借侵欠不完致倉項虛懸官徒受累民不沾惠更有可疑者州縣倉穀于每年奏銷前知府盤查出結後即令出借于民倘州縣或有虧空知府不難徇庇以盤後旋借為辭假捏借領詭造花户册籍便可掩飾及秋成無補又恐參罰復捏報收還次年盤查仍踏舊轍遞年遞蓋弊無底止查從前報參各官每有倉穀不清

未必不由此故是出借之法未若發糶之為便且各省亦有存七糶三之例請照康熙三十年前撫題請糶賣之法於每歲春初按數減糶以平市價等因呈詳前來臣思倉穀一項將一半于春初借給窮民秋收還倉其法未為不善但日久弊生或棍蠹假名冒借或州縣虧空捏造均未可定且州縣出借亦止借與有田之户以防拖欠而無田者原不能希冀斗升其借與有田之家又必取保户結狀以備查追保户措勒需索十去二三　朝廷雖有借給之名而窮民不蒙借給之惠相應據詳題請仰祈　皇上敕部覈覆後將湖南各屬積貯倉穀仍照前撫臣題請糶賣之法循各省存七糶三之例於每年春初穀貴時按三分數減價發糶止許賣給真正窮民多不過五斗其所賣穀價不必解府致有出入留難該州縣即眼同佐貳首領

及該學教官併同城分防武職驗明收貯縣庫仍出結具報以杜侵挪俟秋成後照時價買補如有盈餘即多買穀石存倉報明備賑下年知府照買數盤查其有虧空即以侵欺詳參如此則倉儲得以實貯貧民均蒙利益而棍蠹假冒之弊從此永杜州縣虧空之私亦難掩蓋矣

請早借倉穀疏 康熙四十五年 趙中喬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趙中喬謹 奏為小民粒食維艱懇請早借倉穀事竊臣看得湖南各屬積貯倉穀例於每年青黃不接之時將一半借給窮民一半存倉備賑遵行已久茲據布政使詳據桂陽等州縣詳稱去歲秋穫不登米價騰貴目今東作方興窮民乏食懇將倉穀早為借給並懇于借給之外酌量多借該司以多借之處不便允行請照往例借給

一半餘存一半加謹收貯等因前來隨經批令通飭各屬一體照例借給以紓艱食如有蠹棍冒領及州縣虧空借端開銷者查出定行參究批飭遵照存案臣查湖南之民全賴耕種為業上年自夏徂秋旱魃為災業將安仁等六縣先後具疏題報已沐 皇恩蠲賑其餘各州縣雖未成災而秋收甚欠民鮮蓋藏以致今歲穀價高騰在在遏糶不惟貧窮者日食無措即有銀者亦無穀可買各屬捐積穀石原蒙 皇上軫恤民依積貯以備荒欠今湖南倉穀照例借給一半外其一半存倉之穀亦係備賑之項臣請行令藩司轉飭該州縣確查真正饑民量為多借務使乏食窮黎得沾恩惠仍嚴飭不許豪強富戶假捏多領俟秋收時著令一併照數還倉俾小民不致失所而農事得免廢弛湖南數百萬生靈均沐 皇恩於無既矣

請循土司承襲舊例疏康熙四十六年 趙弘燦

總督兩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趙弘燦謹 奏為請循土司承襲舊例事該臣看得潛除土司一案准部咨開降職承襲諸子分剖地方關係緊要該督撫提鎮身在地方深知情形應密行詳確定議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奉 旨依議仰見我
皇上慎重邊疆安民善後之至意臣甫經蒞任情形尚未深知令據撫提鎮臣各議而酌計之查土司深山窮谷猺獞居處歷設土府州縣以分轄之則彼各得其所此因地制宜以人治人之意也今給事中陳允恭條奏降職承襲諸子分剖地方是欲次第分散其勢位不使欺隱夫青股策誠善也然土司外捍交彝內屏各郡未嘗不為中土之臣民若今長庶降襲分管恐將來勢均力敵弟不遜

凡互起爭端雖田土有肥磽不一然皆納賦輸糧諸子分剖各管各業則必各懷精思從此互相爭奪不休何暇按數冊報臣竊以為循照舊章俾各土司世守境土永享誠和之治惟飭該地方文武各官一體撫綏時加勸勉恪恭厥職則遐荒萬里聲教長通若曰錢糧丁口從可添增

皇上歲蠲租賦動輒百萬似又不必與邊徼之民計盈虛者矣

請復舊例以安民生疏 康熙四十七年高遐昌

戶部給事中臣高遐昌謹 奏為請復舊例以安民生事竊臣一介寒微八年邑令叨蒙 聖恩行取歷任戶刑兩部司官拔置垣中伏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法制盡善凡大小臣工誰不恪守官箴與斯民享安靜之福而樂太平之休也近見九門提督陶和氣不能仰體 皇上

和輯至意見在毛文學李元龍先後叩　閽萬雲鳴冤
各衙門科臣王懿題參稔知　聖明在上自有乾斷無
庸置喙然臣謬叨　知遇職忝諫垣何敢默默無言念
神京重地務期安靜稽考舊例所當請復一則三營宜歸
兵部也查往年三營屬督捕侍郎管轄自督捕裁汰權歸
九門提督兵夫直省兵馬皆屬兵部掌管而京城三營專
隸提督遂致驕兵悍將毫無忌憚由是為所欲為而兵部
不敢過問則設兵為民之意全不講矣請飭三營仍歸兵
部稽查凡營務汛防晝夜巡邏著兵部派定司官督率查
點考其勤惰禁其勒詐地方奸歹止許上緊緝拿不許私
行拷訊一如外省武官定例則行伍肅清而良民安堵矣
一則詞訟宜歸地方官也　輦轂之下居民稠密商賈輻
輳覩　堯天舜日之光賡近悅遠來之盛自提督干預

民詞而刁詐之徒勾通不法弁兵鼓浪興波擇人而食以致居民重足而立行旅側目而視者比比然也夫五城有正副指揮吏目宛平有兩縣印官巡城有御史順天有府尹皆地方官也而逃盜人命重案又係刑部專管是審理有人題報有人何勞赳赳武夫張虎狼之威而遂魚肉之計也請將民間詞訟仍歸地方官准理庶各官得復舊日職掌而商民再見天日矣一則街道宜歸工部也五城地方官各有分界街道係各坊官料理工部每年保題司官督理此舊例也自提督管理街道而內外出入前列三對馬兵後擁百十餘卒威行滿漢勢壓官民夫提督操練兵馬稽查門禁以防奸宄是其專責今乃縱其兵丁肆其貪噬是不惟無益于街道而且大有妨於兵制也請將街道仍歸工部管理則民由坦平之路而道無豺狼之橫矣以

上三條皆有從前舊例所當速歸各衙門掌管且防微杜漸勿使積重之勢日甚一日庶兵制民生不無稗益云

請酌川省勸懲增賦議康熙五十一年段曦

掌山西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臣段曦謹奏為請酌川省勸懲增賦之議以收實效事竊臣邊省書生備員言職知識短淺莫能仰贊高深而感激思奮于凡事之關國計民生者時刻思維冀抒一得之愚以備聖明採擇今見四川巡撫年羹堯請立勸懲官員之法以清隱漏以增賦額一疏該撫屢經題請緣督臣不畫一具題屢次駁回臣因細閱原疏内開四川錢糧原額一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百兩零今康熙四十九年見徵錢糧止有二十萬二千三百兩零僅及原額十分之一民間視隱田漏賦竟為常事到任以來令民及時自首已及二萬六千餘兩又

咨訪民間之隱佔不首由官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以致
首報無多宜立勸懲之法五年之内各州縣增及原額之
四五分者准其即陞不及二分者停其陞轉不及一分者
降級調用毫釐不增者革職知府與州縣一例處分等語
臣竊以撫臣為川省錢糧計持籌之念甚殷報効之志甚
銳可謂實心任事矣第其所議勸懲增賦之法似未深思
長慮求其萬全而無弊也夫川省自明季兵燹之後荒殘
已極我 國家平定以來生聚教養數十年地方日有起
色然究竟土廣人稀故錢糧額數雖屢經清查增報而康
熙四十九年見徵錢糧纔及原額十分之一即以撫臣之
加意催查增至二萬六千餘兩亦不過增見糧十分之一
耳今議於五年之内增及原額十分之二是已增見糧一
倍也更至原額十分之四五是增見糧之三倍四倍也誠

恐五年期迫增報無多縱有賢能之員勢必罹不及分數
之參處倘有司顧惜考成希圖陞轉或且抑勒首報甚至
履畝清查胥吏緣以為奸地方轉滋其擾此亦事之未可
定者伏思我　皇上治登上理凡有興創事宜惟期奠
養民生不尚近功不圖速效今春清查丁口一案特下不
必增丁益賦之　聖諭仰見我　皇上藏富於民至
意況川省邊荒之地正宜休養又何必急於增賦而立勸
懲之法耶且撫臣立法之意專在於清隱漏而未曾計及
於墾荒田川省田待開墾人須招集務使以寛大之恩留
其有餘之利使聞風者欣然於樂土之可適今若定考成
以督責限分數以催查則有司止知自便其功名不顧民
生之利賴又誰肯爾耕其野乎是勸懲之法未必不有礙
於招墾也臣愚以為川省錢糧隱漏不可不清而勸懲可

以不立只宜嚴飭有司實心勸首如紳士里民有田無糧隱匿不報者查出照律例究擬倘有不肖官員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抑或通同隱匿私與奸民分肥者撫臣查出立即參處則官民皆知所畏而首報者必衆至有司清查之法惟令因地查報不必拘分數之多寡隨報隨增不必定取盈之年限官不急迫以病民民自鼓舞以就墾則清隱漏與墾荒田並行不悖積以歲年糧之隱者漸出田之荒者盡墾民生日裕國賦日增豈但及原額之四五而已哉將有以收樂利雍熙之實效矣

核兵額以杜冒餉疏 康熙五十一年 趙申喬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趙申喬謹奏竊惟治世之道居安而必思危經國之猷揆文亦兼奮武我皇上奠丕基於一統建萬世之太平命將設兵星羅棋布每年養兵之

餉不啻千萬計所以樹威銷萌安民保泰慮至深而意甚遠也夫設一兵必得一兵之用而後兵不虛設費一餉必得一餉之實而後餉不徒費今之標鎮協營果能兵無虛設而餉不徒費乎如其不然則是冊上有兵而伍內無兵此兵將安往也紙上有餉而軍中無餉此餉將安歸乎其咎固在于侵餉之官而其弊總起於頂名之兵蓋兵之招募者即為新收而兵之事故者即為開除此一定之理亦一定之法自食糧之兵皆頂名而非真名雖有召募而悉是舊名則無從辨其為新收即有事故而仍存舊名則無從察其為開除應除而不除則未除以後之餉俱飽侵餉之腹應收而不收則未收以前之餉盡入侵餉之橐或經查點而途人皆兵不妨張冠李戴孰能識其是非或遭摘發而相沿已久不難指東話西孰能驟為改易 朝廷

捐餉以養兵營伍無兵而糜餉　朝廷方期士飽馬騰之效而營伍祇為肥家充橐之謀豈不大可惜哉不惟是也兵丁有犯命盜本業之事而糧冊無名便可脫然事外則頂名之兵即為藏奸之地矣不惟是也兵丁有准入場考試之例而私行替換便可倖弋功名則頂名之兵又為舞文之魁矣種種弊端總由頂名食糧而其流遂至于不可究詰臣請　敕下直省將軍督撫提鎮嚴查各營兵丁從前有頂名食糧者速行據實報明改正嗣後食糧兵丁遇有事故即與申報開除一有召募亦即按名註收併將兵丁改正姓名及真正年貌籍貫造冊報部倘有不遵即以虛冒兵糧論如此則兵皆真名自無虛兵餉皆實餉自無冒餉行間荷戈之士地方稽防守之益而　國家自享磐石之安矣

請嚴禁官民黨援之習疏康熙五十二年　周祚顯

協理山東道事陝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周祚顯謹
奏為豪民操黨援之權大吏工市恩之術請嚴飭永禁以
正人心以肅官方事竊臣山左豎儒專西外吏積俸九載
渥荷部曹荷蒙　隆恩拔置臺諫感戴　高厚捐糜
難酬伏覩我　皇上御極五十餘年精明强固無刻不
以察吏安民為念官自一命以上盡與　廷見諮詢期
于舉能其職以嘉惠黎元猶且諭粗　賜賚洋溢稠疊
昭布　聖訓化民成俗民生斯時宜乎返淳還樸不識
不知以順承　帝則乃近有一種奸民視衙門為壟斷
不利官吏一掛彈章遽借譽于百姓之口冀以顧破戳而
收覆水獨不思官者治人者也若乃搖尾乞憐向所受治
者而聽命焉民以阿保市德官以執法酬勞喜附慴背弱

肉强食賞成于下刑淆于上其害非細故也然豪民之所以敢肆無忌憚者實由大吏倡之也夫使受　天子寵靈畀以封疆重任揚清激濁乃其職也今且于屬員內之降調斥革者曲為保護不曰士民環籲則曰輿情迫切蓋不知費地方幾許賣兒貼婦之金錢而始得此不敢壅于上聞之一請也甚且如關差榷使刻期代卸亦借無稽之輿詞以遂沾戀之私情此尤其彰明較著矣至于保題遷調載在會典定有缺分必實已試成效免使薦舉匪人今則不拘成例躐等踰衘惟期速化其遠惡地方人情畏避雖係應調之缺反以本省無可調之員請歸部選為辭開奔競之門啟規避之階逢迎鑽緣巧宦遂成蹊徑吏治日偷吏品日下甚非所以核名實而使之勉修夫職業也請自今民有不務本業附合結黨妄與官府之事者即以違

悖

聖訓治罪官非歷俸三年不得輙與遷調其有指

稱輿情妥行保題者即以徇庇労員議處　　敕下該部

著為令甲通行曉諭務期吏尚悃愊民歸樸誠背公植黨

之風息寡廉鮮恥之計窮其裨益于世道人心非淺鮮也

請嚴保舉之例疏康熙五十二年　徐樹庸

協理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徐樹庸謹　奏為請

嚴保舉之例以副　　清問以收實效事臣竊惟公聽並

觀者帝王之弘規進賢舉能者人臣之大義我　　皇上

聖德神功超越千古而於人才進退尤加意精詳每遇直

省要緊員缺　　命九卿保舉以備簡用夫以　　皇上

之智周萬物于內外臣工豈不深知而灼見而必九卿是

問者凡以天下國家之急務民生吏治之良圖欲集衆思

以廣益也在事諸臣不能上體　　聖心如御史董弘彪

濫舉屢經降革之冀寧道彭騰翊致蒙　天語駁詰將弘彪騰翊一併革職仰見　皇上明無不照爲九卿者自此益矢公慎矣然而畛域難消錮習難化非申嚴其條例則於　朝廷之良法美意猶恐未能恪遵臣是以再四思維不揣冒昧敬爲我　皇上陳之

一凡九卿保舉陞用之員如日後貪贓事發其原保舉之官舊有處分之例顧年久法弛保人者既無責成或徇私情或受請託而不預籌夫日後度亦情事之所有也臣請嗣後保舉人員奉　旨簡用之後吏部明立檔案註明某年月日某官所保如所保該員一任內除因公罣誤外倘有貪婪侵隱一經發覺本人照例治罪該部即將原保舉之官奏明從重議處如吏部有隱匿遺漏等弊一併處分如此則保人之人必慮及日後之不能自保而猶苟且

以從事者非人心矣

一凡所保之員雖不論俸次先後然如知府之保陞道缺道員之保陞臬司缺必其已到知府道員之任有成績可指者方為公當近日九卿保舉建昌道王沛憻陞授四川按察使臣查王沛憻由温州府知府捐陞離任於今年八月二十五日簽掣建昌道計其引見領憑也不過旬日間事耳固未嘗一日履建昌道任也即得與保舉將保其未任之道員乎抑保其前任之知府乎臣請敕部詳查此等越陞之員另立三年五年之限令久於其任果能實心報効然後再行開列陞轉并敕嗣後凡未經到任之員不得驟然保舉吏部亦不得開入摺內則僥倖絕而輿論孚矣

一凡會議推陞事件九卿列於午門前聚集然或先後

不齊坐起無常觀望遲回易以滋弊臣伏覩九月二十三
日　皇上御澹寧居向九卿詢問天下好官其時之論
薦寥寥也何以曾無幾日而　午門保舉遂有才長守優
者之若是多乎臣愚以為　皇上勤求治理無時不與
九卿相見凡遇緊要員缺應加選擇者即令於　御前
將好官舉出吏部從旁開揭則　天威咫尺之下咸懷
震動恪恭之思一切弊端可以盡絕矣
一九卿大臣凡遇保舉如果有真知確見理應首先舉發
以仰副　皇上求賢若渴之心而必緘口以避嫌亦非
古者以人事君之誼但須論其當與不當耳臣請　敕
部於年終時將一年內保人之人與所保之人無論已未
陞用一併繕摺恭呈　御覽則保人之多寡與所保之
賢否無不瞭然庶冒昧者無所托足於其間而廉慎大臣

亦將留意人材以佐　皇上明目達聰之治於萬一矣

以上各條臣爲　皇上用人起見欲使諸臣大破積習

上體　聖心然言之過激尤恐必多仰恃　聖明在

上不敢安安于緘默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施行

請速賑災黎疏 康熙五十三年　王懿

順天府府尹臣王懿謹　奏爲賑荒之　皇仁已沛饑民之待救方殷敬攄末議以急蘇窮黎事臣一介腐儒遭逢　聖主由詞臣拔置言路漸歷今職受　恩深重迥異尋常雖捐頂踵靡可報稱茍有一得何敢以非己職掌推諉緘默自干罪戾臣竊聞甘寍等處偶值荒旱

皇上如傷念切　特命速行賑濟全活甚衆又曲從諸臣之請暫開捐納保赤之誠真千古未有也獨是九卿議陜西開捐一案已經累月迨議上　允行而捐納人員

奔馳數千里無論道遠難致即或有之亦動需數月及捐
銀官收方議糴米待米既集方始發賑更不知幾何時也
夫萬口嗷嗷朝不謀夕此尚可須臾緩耶且臣見事例之
開於外省者包攬奸徒居為壟斷經手官役視為利藪究
之利歸私橐而於國計民生毫無裨益其究不過朦混報
曰收銀幾十萬兩買米幾十萬石又報曰散給幾十萬口
其間以無作有以多為少欺上罔下其弊尚忍言哉臣愚
以為救荒迫于救焚拯饑急于拯溺當此時而議拯救誠
有不可少延旦夕者合無先行　　敕令山西河南兩省
即將見存應解庫銀解往陝西督臣交收令遴選能員于
産米之處多方購買星馳運至西邊被災一帶地方
特命甘肅撫臣飭所屬州縣作速賞放又令各道官嚴加
督率撫臣亦不時親身稽查稍或遲延即加參處庶發之

自官者可無後時之慾而受之於民者得慰及時之望矣至事例之開莫若一歸于户部不惟地近則捐員易于為力而急公者必多且糾察不止一人而侵蝕包攬者必少即間有一二假冒較之外省之百弊叢生相去不啻倍蓰即以發去兩省庫銀之數計其多寡為捐納之數兩數相符即行停止如此則捐方為實在之捐賑方為實在之賑廣

皇仁而恤災黎庶乎其有濟也

驅游情以歸本業疏 康熙五十三年 周祚顯

巡視北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周祚顯謹 奏為驅游情以歸本業嚴保甲以靖盜源事臣竊惟王政首重農業弭盜務清匪類古之農民受田而耕安土重遷至死徙不出鄉井父子兄弟各報其業人有餘力地無遺利豐凶有備而孝友婣睦之俗以成今則不然臣奉 命巡視北城

習見夫　輦轂之下聚數十萬游手游食之徒晝則接踵摩肩夜不知投歸何所是皆着籍之衆氓也或因賭博輸負或因逋租欠稅輒輕離父母拋棄妻孥而浪跡于都中在家僅遺鰥寡老弱佃種田地耕不能舉斂耘不能赴時猝遇水旱饑饉寡婦孤兒號哭道路垂白翁媼填委溝壑而若輩方且遨遊嬉戲以其探囊胠篋之資為酒食賭博之費而莫之省憂古者合孝弟力田為一科而今之不孝不弟不慈不任不恤者皆自游惰輕去其鄉是安可不亟禁也臣遵查舊例內一凡五城司坊官及巡捕三營官員各該管轄處所除照常經營素有生業之人外詳核無業離却地方游手來歷不明者該城釘回原籍不經保任濫與房屋居住者各分別治罪在案無如法久滋玩奉行不力以致游民愈繁良莠莫辨臣請　敕下五城御史將

見在雜處民人一體編聯保甲其有坊店房主保認實有生業及傭賃傭工者聽留外餘悉驅歸籍行文該地方收管以實南畝而養其父母妻子嗣後有不時入京者必取所在地方官引照方許坊店房主容留如此則在京既無曠業游蕩之徒而盜賊無從滋生回籍者盡為務本力農之人則俯仰有所資賴孟子稱深耕易耨以修其孝弟忠信又云導其妻子以養其老庶有合也於以仰承我皇上富教成俗之至意而臻于時雍風動者詎淺鮮哉

請新進士分部學習疏 康熙五十六年 許惟楧

掌江南道事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二級降三級臣許惟楧謹奏為請廣教習之法以收實效事竊思國家養士期於有用古者兵農禮樂各展其能得一材即收一材之效雖曰功名自奮亦因造就多方實可見之施行而不為空

疎無用之學也伏見我　皇上愛養人才　御製訓
飭士子文頒勒學宮以示鼓勵復進學加增鄉會廣額
萬壽恩科特開兩闈隆恩異數亘古未之有也近科新
中進士又　特命詞臣教習三年實我　皇上壽考
作人訓育羣工至意臣以為未仕視其所學既仕視其所
為士子讀書應試自遊庠以至登第歷經考校皆以文章
分厥次第是凡預進士之選者不患文義不嫻患未能通
知世務經濟優長耳然則教習進士者當以錢穀兵刑等
事課其實政不必如教習詞臣窮經學史考校詩文以定
高下也臣伏查　國初進士原照歷來舊例放榜之後分
撥各部觀政三月然後銓選蓋欲令新進之臣曉習部務
為理繁治劇地耳然止歷一部而各部各司之事尚未周
知臣請嗣後每科館選之外所餘進士仍照觀政之例分

派各部每限三月次第遍輪將見行則例俾之講究學習不過二年而六部事務無不悉知其中果有才品超卓通達治體者聽各部滿漢堂官填註考語破格保題引見遇應得知縣缺出先用以為鼓舞其餘限滿報明仍歸科分挨選則時日雖少而經練倍多學習非虛而考校更實將來躬膺民社駕輕就熟上承我皇上教習之深恩庶無負委任之盛意矣

皇清奏議卷二十四

皇清奏議卷二十五

條陳地方事宜疏 雍正元年　楊名時

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楊名時謹奏為條陳地方事宜仰祈睿鑒事伏惟我皇上念切勤民治隆稽古蒸黎之困累必期於盡除舊制之沿革務規於盡善屢頒詔旨令臣等於一切有裨益事宜留心詳訪據實條奏茲謹就見聞所及臚舉上陳

一雲省之民多有無寸椽尺土而册載丁名至有一人而當數丁至有十餘丁者累代相仍名曰子孫丁蓋緣老戶人丁各歸本戶承當雖老病故絕編審時歷相沿襲從不除減又貧人鬻賣田産丁銀仍留本戶以致花累無休計無所出遠徙他鄉以避之此弊各省皆有惟滇為尤甚在

他省雖有逃丁仍屬內地之民獨雲南逃丁多歸外番土司久之變為彝猓深堪憫惻康熙三十五六年間前撫臣石文晟欲以丁銀均攤於田糧之內通飭各屬查議而紳衿及有產之民內有因其不利於己從而阻撓者致甫行而中止夫田糧丁差固屬兩項而通融調劑實蘇民困之急務伏查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恩詔內開欽收錢糧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册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欽此是丁銀已有一定之數永無多寡不同之處又查本年直隸撫臣李維鈞以丁銀偏累窮黎苦樂不均題請將丁銀攤入地糧之內經部覆奏

旨允行欽遵在案今滇南闔省窮民受丁差之苦累者十之六七更甚於直隸但有民丁軍丁之分輕重不等請將通省民丁額徵丁銀攤入田糧完納以該府州縣之糧石均編該府州縣之

丁銀俾丁從糧辦均其偏累酌定造報永遠遵行至於軍丁又與民丁不同通省共有軍丁三萬九千一百八十二丁完銀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五兩八錢七分其中完額自二錢八分起竟有完至六錢二分者是軍屯丁銀未便照以民丁統歸秋糧均攤令查從前平定吳逆後尚開有無主田土影射未清者應通行曉諭令其報出隨其所得將平丁之最重者量加攤除使軍戶稍輕而易於完納以後不拘年分漸次抵補則軍丁可以漸舒積困事屬有益於軍民未敢因紳衿及有產之民多不願者遂聽窮民之無告也俟部覆准行之日細加查核分晰造報

一查得滇省惡習民間置買田産歷世幾傳歷年數十紛紛告找告贖殆無虛日查其所由有因從前吳逆賦重差繁無力上納情願吐退與人為業者又有沿湖海窪地迭

漲不常荒蕪賠糧情願不受價值與人者令見糧有定額
荒已墾熟遂爾爭控不已地方刁棍亦從中藉端漁利併
有絕賣之產假以原議取贖之名生波起訟甚至賣主無
人冒名出告又或控為賣主之舊主無端混撥地方官即
使判斷果平而鄉民廢時失業拖累已極雖經通飭永禁
目前皆守分安業誠恐日久覬覦復萌舊弊未易盡滌除
買賣田產仍遵例投稅管業外請
敕部將告找告贖
再中嚴禁違者從重治罪庶刁徒知畏自後有司亦不敢
任意妄斷矣

一雲南府屬舊有三泊縣自康熙八年間具題歸併將三
泊裁入昆陽州已五十餘年矣然前人未審地勢定界遠
宜查三泊縣僻處萬山之中民俗刁悍最稱難治去昆陽
近者四五十里遠者有二百里地境遼濶未免鞭長不及

今查安寧州與三泊接壤相距僅十餘里勢既聯屬呼吸易通且其地業經詳定改食安鹽民國稱便應請將舊三泊縣改歸安寧州實於小民便益

一滇南通省道員自康熙六年至二十一年前任督撫臣陸續具題裁汰止存糧鹽永三道糧儲道列爲分巡永昌道列爲分守查糧儲爲通省道員之首各省俱係分守頭銜況雲省既有驛鹽任通省分巡之責則糧儲宜爲分守益明無取於在省兩道俱屬分巡也永昌道轄迤西數郡有稽察地方盤查倉庫之責亦似應將分守改爲分巡合無懇請敕部檢查　本朝會典核明改正則名實俱稱矣以上各條臣採訪旣確謹疏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

立勸懲以廣教化疏雍正二年　段曦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段曦謹　奏爲請立勸懲之法以廣教化事竊臣萬里庸員蒙　皇上再造鴻恩以原官起用仍得備員言職時刻感激思奮忝邊鄙迂儒知識短淺不能有所數陳伏見我　皇上臨雍講學重道尊師以立教化之本先經　特開恩科廣羅才俊至遴選庶常兼尚德行今於釋奠之後又議崇儒先增庠額重經學所以鼓舞斯民作興士類者至矣臣謹推廣教士之化以及教民因思盛世太平之治必成於風俗人心民間崇善之機必始於宗族里黨故三代教民之法族師掌其族之戒令而書其孝弟姻睦者閭師掌其里之禁令而書其敬敏任恤者以至州長里正各掌其教令於月吉讀法以諭其民考其德行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懲之此所以遷善改過而民皆興行也我　國家忠厚開基大化翔洽以　聖

諭十六條令天下郡縣每月宣講以化導斯民能遵行者列於卓異首款故數十年來人心風俗日進於善太平之治盛於往朝但愚頑之獄猶時時上 聞而刑措之風若猶有待者或亦有司不實行教化而勸懲之法未立也臣愚竊謂 聖諭十六條不徒宣講而已宜於保甲中實行其教化凡州縣地方令有司十家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長十保立一鄉長俱擇鄉甲中謹飭有德者為之每月朔望令甲長察十家內有某人為善合於 聖諭者如淳良孝友和族睦鄰力田崇儉安分守禮急公息訟如此等類有某人為不善悖於 聖諭者如游惰賭博酗酒打降借分好奢抗糧唆訟邪教匪為如此等類一一分別報於有司至次日宣講 聖諭時設立旌善懲惡二簿善者獎之書其名於旌善之簿不善者戒之書其名於

懲惡之薄至一年內擇其始終為善者或免其徭役或表其門閭以示鼓勵若屢為不善而漫無悛改者必加之杖笞以嚴懲創彼民各有心見夫善則取譴於官長自然相勉為良民不善則不齒於親鄰孰肯自甘為匪類至若甲長有所瞻顧而不為舉報則罪在甲長若舉報不實而保長鄉長不為糾正則罪在鄉保若有司官視為具文或任意徇縱或漫無覺察則罪在有司按察司廉訪確實即以不實行教化揭參倘有司果能實心舉行行之有效則計典中興行教化等語始為不屬虛辭方可登諸薦牘如此庶勸懲立而賞罰明惡頑之類可化刑措之風可幾矣

請定安輯棚民之法疏 雍正二年 張廷玉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臣張廷玉謹 奏為請定安輯棚民之法以靖地方事臣

竊惟王者及民之政惟養與教而寰宇之大疆域之殊顧未易一夫不得其所故民之轉徙流移輕去其鄉者務有以安全而綏輯之夫而後成都成邑化頑為良漸收其效昔宋臣富弼知青州滕甫知鄆州皆能撫字流民部署詳慎蓋責之牧令則耳目易及政教易施自古所以重民社之寄也查浙江江西地方有曰棚民者因浙東之衢州等府與江右之廣信等府界連福建贛州等府界連廣東其閒失業之徒沿緣依附什伯成羣刈芓漚麻倚為生計其始無屋可棲遂依崖傍麓縛茅為棚以居人咸目之曰棚民乃歲月既久生息日繁怯懦者或仍守本業而頑獷者輒潛結為匪驅之不可治之無術地方官每相顧眙眙以為一隅之患近日如江西之瑞袁等府屢有搶奪擄掠之事皆棚民煽惑倡首其明驗也臣愚以為守令親民之官

而詰奸禁暴尤其先務仰懇 敕下江浙督撫查明有棚民之州縣為某某等屬遴選廉能幹辦之員保題補授或於州縣官引 見時揀選年力精壯奏對明晰者調補此缺責令曉諭約束化導漸摩或奸匪不時竊發即重加懲治毋致蔓延貽害安插既久其素不為匪者則編入烟户册籍之内其居住未久而踪跡莫定者令取具五家連環保結以杜日後事端皆於編查保甲時一體稽核毋許遺漏再棚民聚處日久人數漸多其中不無膂力技勇之人與讀書向學稍知禮義者亦令該州縣查明申詳上司分別考驗錄用俾與彼地民人同霑 聖朝之化如此則生聚教訓初無岐視而一時失業者不致陷於罪戾似亦綏靖地方又安良善之一法也

請開墾馬廠以濟兵食疏 雍正二年 高其倬

總督雲貴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其倬謹奏爲開墾馬廠以濟兵食事竊查雲南省山多田少生齒日繁所産之米有收之年止敷食用是以滇省米價較都省倍貴省城米價較外府又昂省城之人度日爲難而省城之兵承平日久人口日增且無生理口食更窘臣時時留心思爲設法調劑近年詳細訪查有臣衙門及後營馬廠一處坐落陸涼州地方原甚寬大因其地草毒馬食之者多死三十餘年馬匹不往牧放附近居民將地可種者俱漸報墾惟剩中心積水成湖之地一片又水傍窪下難種之地共計有三千餘畝臣隨捐銀五百兩委員僱人打圍護住水邊之地開得田三千三百餘畝可種麥稻即招本地民人願種者薄取田租令其承種但今年已過種麥之期止有稻田可種計秋收之時可得米

一千石至來年即稻麥俱收該地百姓見田租甚輕紛紛
來説此地中心積水之處因大河泛溢年年灌注所以耕
種不得若於上流做閘兩傍築堤二道旱時放閘灌田澇
時閉閘令水順堤而下則水不灌入田皆涸出起初一二
年種麥以後漸可擇種稻田其閘工官做堤工百姓願自
行出力築起但涸出之後乞將此田分給築堤百姓承種
納租民得田種兵得租食實屬兩便如此料理雖中心深
潭一時難乾而四旁涸出者定可得田一萬餘畝臣又委
陸涼州踏看與所説相符隨支臣鹽規銀一千五百兩分
發該知州吏目等令其修築閘座百姓亦欣欣共築堤工
見已工完一半八月内即可全完此時地已有涸出者其
勢可以成功若再得此田成就則一年可約得麥米一萬
數千石倘二年有收則可有二三萬石之積設有不收省

城八營之兵可不動公儲即可接濟若更年久併可貯作
義倉接濟百姓再此田若成恐易有欺隱侵漁之弊容臣
具疏　題明造册送部查考庶可永遠有裨矣

籌積貯以備荒歉疏　雍正二年　陳世倌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陳世倌謹　奏為籌積貯以備荒歉事竊社倉一
法通有無濟豐歉古今可行宜令有司開誠勸諭每鄉立
印簿一本聽捐者自登姓名穀數每鄉内舉公正鄉約三
名報之有司令董其事輪流收管出入册開明報官不許
胥約藉手則收掌在民官無加派稽查在官民難侵食似
屬可行所捐之數不拘升斗積少成多若有本公樂善捐
至十石以上給以花紅三十石以上獎以匾額五十石以
上先報上司遞加獎勵收管鄉約一年無過給花紅三年

獎匾額五年免一身差役十年免及一家如此則民情鼓舞樂輸必多至所收穀石每年春夏之交民間乏食借領令其輸官加二起息秋成豐熟本息全收稍欠止收其本待來年補息倘遇凶歲令鄉約造册按户口多寡散給貧民亦令具領存案待豐收之年權本息補足總不得於息外疊筭但得歲書大有一石之穀積之五年可得一倍有餘十年以後加一行息第小民可與樂成難於慮始目今不能通省遍行一州縣中亦未始不能各鄉遍舉請於通省中先行數州縣自有成效則各州縣自不敢怠玩甘為庸吏一州縣中先行數鄉俟有明驗則各鄉自相踴躍競為良民不但水旱可以無虞而風俗亦歸醇厚矣

敬陳豫省提工疏雍正二年　　嵇曾筠

副總河兵部左侍郎臣嵇曾筠謹奏為謹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一查豫省修築堤工之定例每土一方給銀一錢二分内除加二一節省外實給銀一錢零八釐臣恪遵定例札令管河道照數給發在案但細加採訪平易工程每方九分六釐可以敷用似應於扣存加一節省之外再扣加一節省留存河庫作正項支銷倘有難做之工及取土甚遠併買土搶險者責令管河道親加察核酌量加增庶帑銀不致虛糜而工程亦免誤累矣一河工錢糧不比州縣黃河泛漲呼吸變遷有昔險今平今平忽險者有突遇危急所用銀兩浮於原估之數者亦有不及題估而急需備做難緩時刻者事當倉猝勢若救焚不得不多用料物金錢移緩就急竭力搶護以保運道民生若執一而不變通則該管各官恐有賠累或致臨事畏縮貽誤非小臣愚以為凡一切工程或有昔險今平者據實扣除或有今

平忽險及水勢洶湧搶救銀兩浮於原估者據實題銷如有緊急險工難緩時刻者一面題估一面通融接應惟在臨時相機修防管河道嚴加察核毋許冒破庶緊急工程不致坐失機宜矣一柳枝荻葦為河工第一要料務省堤園柳枝歲久凋枯更兼連年險工取用採伐殆盡臣查黃河兩岸瀕河處所多有新淤灘地儘可種植柳枝荻葦可否行令地方逐一清查其未經陞科之灘地或有種荻一頃或有種柳千枝實能成活濟工者驗實詳報咨部官則給予紀錄民則給予頂帶榮身則人皆踴躍二三年間荻柳蕃盛而歲修購料銀兩可以漸減矣至見今一切堤估地畝併取土宅壓坑塘合無仰請

聖恩俯賜循照定例俟堤工告成之後行令地方官逐細查丈豁除錢糧亦留以栽柳種荻則所產愈廣在

朝廷普寬大之恩小

民免虛糧之累而物料所出當不減於正供所入矣一豫
省原額堡夫因臣上年奉差到工往來堤上見其蹤跡寥
寥有名無實且不諳畚梮下埽是以議請裁去循照江南
之例添設河兵駐工防護庶為有濟荷蒙　皇上聖明
特諭調撥江南河兵來豫修守隨經河臣齊蘇勒抽調十
河營兵一千名千把總六員赴豫當同臣等擇其險要之
處分派安插訖但歸德府屬考城商邱虞城三縣不敷分
撥原未安兵今值冬季裁去堡夫則兵夫俱缺之人防守
似應再於南工調兵二百名分令駐防庶工程大有裨益
矣以上各條臣一得之愚不揣冒昧伏祈　皇上訓示

皇清奏議卷二十五